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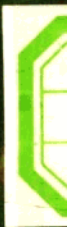
卷二

文壇

要目

- 我控訴（法國：巴比塞作）……文俠·永翔
戰士行……陸綠曦
初春的風（日本：中村里治作）……尹庚
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突徽
（朝鮮：朴能作）
柏油路……哨夫
我的幼年生活……張天翼
二傷兵……張季純
明代的「時曲」……鄭振鐸
托爾斯泰論（蘇聯：伊里支作）……陳淑君
美國文壇近況……非白

1933, 5, 15.



關於巴比塞

(伊里支作)

陳淑君譯

……巴比塞底火及光明，可以說是正在普遍地，蓬勃地成長着的大衆革命意識底特別顯著的標誌。火已譯成各國文字，在法國銷售到二三〇，〇〇〇部。這部作品異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實地表現了完全愚昧的，浸沈在傳統思想及偏見的人們，在戰爭的影響下，走向革命的轉換。

——摘自「關於第三國際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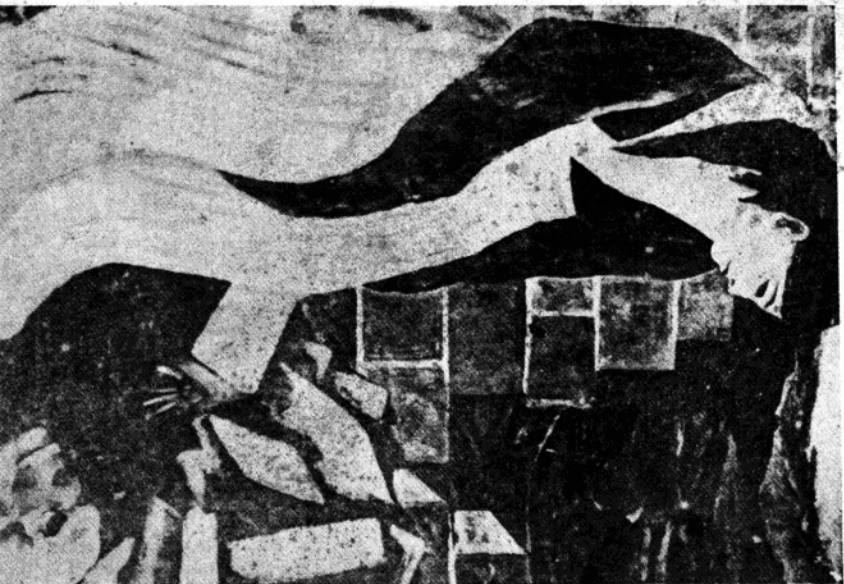


昔今的節念紀“一五”聯蘇



王 鈞 初 作

哭 長 城



五 月 漫 畫

參 加 示 威 去 ！



文 學 雜 誌

我控訴——（法國：巴比塞作）

小 說

戰士行

電線工人（日本：片岡鐵兵作）

老鄉（蘇聯：Valentin Kataev作）

拾元愛國（續）

初春的風（日本：中野重治作）

動蕩中的北平（續）

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朝鮮：朴能作）

食堂的飯（日本：窪川稻子作）

叔父

詩·文

柏油路

一個乞婦

我的幼年生活

劇

文俠·永翔（七八）

陸綠曦（四）

馮文俠（一二）

貝木（三四）

王誌之（三八）

尹庚（七〇）

宋之的（九〇）

突徽（一〇一）

竹舟（一二四）

半林（一三〇）

哨夫（六七）

曹葆華（一二六）

張天翼（六一）

第 二 號 內 容

二傷兵

校規

論 述

明代的「時曲」

托爾斯泰論（蘇聯：伊里支作）

美國文壇近况

書 評

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

喋血的詩人陳家夢

國內外文壇消息

為橫死小林遺族募捐啟

編後

畫 葉

蘇聯「五一」紀念節的今昔

哭長城（王鈞初作）

參加示威去

五月漫畫

張季純（四九）

柳 淘（一〇七）

鄭振鐸（一）

陳淑君（二四）

非 白（四五）

朱自清（二一九）

陳 均（二二）

尹澄之等（二二六）

郁達夫，魯迅等（二二五）

明代的「時曲」

鄭振鐸

一，

所謂「時曲」，便是指的民間的詩歌而言，凡非出于文人學士的創作，凡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調」，明人皆諱之曰「時曲」。故在「時曲」的一個名稱之下，往往有最珍異的珠寶蘊藏在那裏。馮夢龍嘗搜集，刊印，乃至摹擬掛枝兒時曲；凌濛初在南音三籟所附的論曲雜劇裏也極口恭維着流行于民間的時曲，以為有勝于陳陳相因，毫無生氣的文人的散曲。連正宗派的王伯良見了他們也不能不為之心折。

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印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違也。

——王伯良曲律卷四

這裏所謂「吳中新刻一帙」，大約指的便是「馮生掛

枝兒」。所謂枕頭，今惜不得見。噴嚏一首，今尚存，確是妙曲：

對粧台忽然間打個噴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

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

自從別了你，

日日淚珠垂。

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

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掛枝兒的馮氏刊本，覓之已久而未得；惟明刊學白山人七種裏，有掛枝兒在着，又清初板的萬錦清音裏也附有掛枝兒數十首；大約便都是從馮氏的本子出來的罷。往年泰東書局出版掛枝兒，夾竹桃合刊，每首皆附有無聊的批語，殊為可厭。華通書局出版的掛枝兒，所錄凡四十首，無批語；比較的讀得順適些。如今此書是並不難得。

在陳所開的南宮詞記卷六裏錄有汴省時曲（項雨枝）二首，其中的一首寫得很生動：

傻俊角，我的哥，

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

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

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

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

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又同書同卷裏錄有孫百川的嘲妓，黃鶯兒二十九首，

又亡名氏同題五首，氣息卻極爲惡劣；都是就很可能憐的無

告人的缺點而加以嘲弄的。我不忍舉出什麼來。浮白山人

七種中的黃鶯兒一種，也便是孫氏諸人所作嘲妓的總集

。相傳徐文長也作有嘲妓，黃鶯兒若干首，已佚。

明刊本（約萬曆時所刊）廣錦奇音裏，也載有時興：

處幾妓要後兒歌數十首，自臨清姐兒，揚州姐兒以至襄陽

，汴梁，雲南，廣東，潭城等的妓女都曾被譏嘲到。大約

明人對於妓女的嘲笑的時曲，是很流行的，也許便流行于

妓院之中，以供嘲謔之資。

在萬曆間閩建書林葉志元刊行的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

林一枝裏，載有新增楚歌羅江怨，時尙急催玉，時尙鬧五
更哭皇天及時破玉歌四種，共凡一百餘曲，其中儘有極雋
妙的民間抒情歌曲在着。

青山在，綠水在，怨家不在；

風常來，雨常來，情書不來；

災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

春去愁不去，

花開闕未開！

倚定着門兒，手托着腮兒，

我想我的人兒。

淚珠兒汪汪滴，

滿了東洋海，

滿了東洋海，

爲冤家淚珠兒落了千千萬，

穿一串寄與我的心肝。

穿他恰是紛紛亂，

哭也由他哭，

穿時穿不成！

淚眼兒枯乾，

——時尙急催玉

淚眼兒枯乾！

乖！你心下還不付，

你心下還不付！

——劈砂玉歌

萬曆板的玉谷調箋（書林廷禮梓行）也。有所謂「時興妙曲」，「海內妙曲」幾種，在時尚古人劈破玉歌裡，大部分是詠古傳奇、和古人的事蹟的，無甚意義，但像娘兒女，女問卦等，也寫得不壞。

沈德符的類曲雜言有一段關於時曲的很重要的記載，雖然他對於時曲並不是一位欣賞家：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移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瓊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崢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鬆髻」三闕，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閩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

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靡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

這位「道學先生」的這一席話，把明代時曲流行的情形，說得總算是有頭有緒的了，傍妝台，嘉靖時最流行，李開先曾作了百首，王九思也和之百首，今有刊本傳於世。（李氏原刊本，未見，今有崇禎張宗孟刊王漢陂全集本）駐雲飛，耍孩兒等曲，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諸散曲總集中多載之。成化間，金台魯氏曾刊行單本「時曲」不少，每本約十五六頁，約共一二百首。去年春間，北平圖書館曾以高價購得魯氏在成化七年所刊的駐雲飛，賽賽駐雲飛，賽賽駐雲飛等四種，可算是見存的最早之單刊本的「時曲」集了。

二十二年五月九日寫於北平

戰士行

陸綠驥

——用戰士底血寫來敬獻給戰士——

精疲力盡地，咬着大的沙喉嚨，火車奔近仍然從前一樣屹然矗立着的北平古老的城牆。

車廂裡人們全從座上起來了，憑窗看望迅速向後退去的大都市的黑瓦屋。

把肚前皮帶繫了緊的鐵民，呼吸急促之點，用歡快的眼向後瞟了半個圓。兩天來陰沉着，現在突然晴現出一層欣笑，微張開了嘴，太陽曬得棕黑，再厚厚擦上一層灰土和臭汗的蒼的國雄的臉。一個營部軍需官底兩個隨身勤務兵在把一個大籐籃從頭頂行李台上搬下來。右臂的骨頭碎了一塊，在車廂一直淒厲地呻了半天然後疲倦了睡去的那排長也醒了，在叫喚人來招呼斷了左眼的連長。

車慢慢停住在長長的擁擠着人羣的廊旁了。

鐵民提了一小個裝有衣服和洗面用具和兩個吃剩的乾窩頭的布包袱，敏捷地大步跳下車踏板，用力擠到眼裡的是高過人頭的一桿橫長的白布旗，大大黑字寫着：「歡迎爲民族而戰爭的戰士。」

許多學生們紅潤的嘴，也響亮激昂地喊出了：「歡迎爲民族而戰爭的戰士！」手裡搖動着許多小白紙旗。

「他們民衆們啊！……」軍需官興奮地說。

鐵民眼裡快要流出淚來了。

一個學生迎上來，一隻白白的手伸向鐵民來。鐵民心都要爆炸了地急快地也伸出了自己底手。汗黑的手要用力地去握着白手時，白手忙着高揮了招呼他底同學們：「來，上來！」去了。

「啊，他們民衆們……」軍需官還在說。鐵民也激動地手用力在擦臀部的軍褲。

國雄後面突然冷笑了，這時兩個病兵嚙嚙蹣跚地扶那斷了左腿的連長走過來，學生停止了呼喊，立刻閃開一條路，注意地看這三個灰黃的人走過去。「老是這樣冷冷刺人的笑，爲難堪，這傢伙……」鐵民想着向國雄擠一擠鼻子。國雄是垂着頭沒看見。

三個新聞記者圍住鐵民和國雄，鐵民用力揮動着手臂地談了許多話，說「前線的真的戰士們誓死也要爲我們國家底生存而激戰到底的，我們是暫時回來報告和請援……」。一個記者硬要爲他稱爲英勇光榮的戰士的鐵民們撮一個影。攝影，是很麻煩了那記者了，因爲很爲傷兵正吃力地在他們面前穿行過去。

車站前掛着好幾張大的白布幅。都寫着意思是要「民衆們盡力捐款買飛機救國」和「民衆們一致擁護某某司令北上抗日」一類的話語。

鐵民眼裏閃出了異樣的光彩，說，
「戰爭底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然後他又用眼偷偷察看國雄。那人却似乎是沒有感覺似的反緊緊地在盯住他。於是，很生氣地說了：

「我說，你，你現在是不成了？」

「什麼，要我怎麼成，再去相信熱望着那些嘴上談紙

上寫的？」

「嘴上談紙上寫的吗？你說，總司令不是北上抗日來了嗎？民衆們不是踴躍捐款幫助我們嗎？你說。」

國雄且不答，用手指了街頭冷冷的店舖和不多的行人，說：

「鐵民，北平比我們三月前冷落的多了。」

「哽。」憤憤答着的鐵民，也想到真的離開北平已在戰爭前線渡過三月的生活！

二

找到東城的「鐵血救國義勇軍後方辦事處」，門口一個衛兵快要打盹了。那衛兵就帶他們走到一個冷寂的小院裏，還告訴他們都出街了，只有陳會計科長還在。

「陳科長，來人啦！」那衛兵叫了好幾聲，都沒有反應。

一直有着好像要見到久別的哥哥一樣緊張的鐵民，喘了一口氣，國雄嘴唇動了動，要說話，却聽到西屋裡有響動，跟着是發出夢話般的語聲，似乎兩個人，一個人聲音清脆得像是女人的。然後有人大聲問「怎麼回事？」，在衛兵回答之後，哧哧啾啾了好半天，隨着東屋門開了一半，伸出半個人身出來，散亂的頭髮，灰白的臉，披着外套

，用睡眠仔細打量他們，不說話。

心裡奇異着這人爲什麼現在下午兩三點鐘了才好像剛起牀樣的，素來很善於交際的鐵民在先開口說話了：

「整擾你了，真對不起，我們是從關外來的，李團長出街去了嗎？」

「噢，噢，問的鐵岳嗎？不在此地。」

強硬的語調和恨恨而輕蔑的態度，讓在幻想中一到這兒就會有很多同志來圍着熱烈關切地探問前線的消息的鐵民再說不出話，呆木着只右腳尖用力地踢地下的一塊石磚。

那人兩手往外套袖裡一伸，外套好好包裹之身體，走出屋來，迎近他們兩人來。

在那人出屋時，房門開了又關上的瞬間，他們都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敏捷地看明房裏一個身材窈窕的女人底背影，正在拉整衣服和用手指梳理長長的頭髮。

看了國雄一眼的鐵民，對於那人底走來立刻感到一種威逼，自己平常的勇氣和意志都像完全消失了般的，昏亂地就想轉身往外走。

國雄却不動的站住，並且開口跟那人攀談起來了。他告訴他們是本軍的同志，三月前出發到前綫去的，三月來

在關外苦苦的作戰，情形很不好，這邊的音訊也斷絕了，後方援助儘盼望也沒有，可以現在趙副團長才派他們倆回來報告和請援，他們繞了道，好容易今天才到北平。

那人靜聽着說，最後只簡短地答說：「李團長有他底公館的。」

國雄再說，想來他總後來辦公的，「我們就在這兒等一等他，並且，我們來當然也只有住後方辦事處。」

「好吧，」那人眼睛轉了兩轉再冷冷答着：「到在屋裏歇歇去吧，那兒空床是沒有的，晚上再想辦法。」

那人和國雄就向東屋走去，鐵民不願意地跟着。

第一步跨進屋裡，十分暖和的空氣把三月來冰天雪地裡冰凍了的心和身體各器官都融化了。

屋裏，一爐熊熊的火的两張潔淨花美的鐵床，一張東北四省地圖配上一些電影明星照片。

那陳科長，大聲地叫了一個剛買紙煙水菓回來的聽差，要給他們打水，說了一句「就在這兒歇一歇吧。」之後，轉回西屋去了。

心裡似乎掀翻着起伏不定的狂濤大浪的鐵民，呆立在房中四顧看望。

看到了鐵民可憐的樣兒的國雄，早坐在鐵床上了，就

用手掌輕輕按在鐵床說：「多軟和舒服呀！」然後再指一指昂然直立的火爐：「我們可想不到有這樣的命運享受這樣的的生活了。」

三

三個月前，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熱河東境的形勢很嚴重，九一八後一直憤慨着我們的國家將要毀亡的鐵民和國雄，堅強地決定了參加義勇軍出關抗日救國，再過一年半就可以戴上經濟學士榮冠的事，簡直也不顧到的了——當然，我們的國家立刻就就亡了，怎麼還等待着您一年半以後來擺學士的架子呢？——現在，他們是又走在闊別三月的北平的大街上。好多朋友同學，在他們臨行時都興奮用力和他們握手，說：「英勇的戰士，我們跟着就要隨着你們到鬥爭的前線去，在鬥爭裡，我們永遠是揆着手的！」並且懇切地要他們通信，不斷的。然而，這却是斷了！他們是曾經寫過一封長長的信回來，沒有覆信，以後終日疲奔着，簡直就沒有時間寫信，而迫切希望知道朋友們的消息的心，永遠都不曾稍稍地充實過。

鐵民和國雄最先忙着就跑到學校裏去。

學校是冷靜靜的，那門房老吳，用驚訝的眼光看着他們，說：「正放寒假呢。」

帶着一顆緊張的心，沒有管老吳，很熟悉地就跑進宿舍去。

那個小院裡，好像很多時沒有人住的深山的廟裡般，令人呼吸都會停止了。一間間寢室全鎖了，再打上寫着隸字的封條。

「全走了！」鐵民空洞的聲音在空氣播開去。

他們悵然地站了一會，轉頭走時，才碰見聽差老李提了三盞開水走來。老李只告他們說，因為前半月日本人攻打海關的消息吃緊，先生們全回家的回家，搬走的搬走了。沒有半點兒力氣地，他們走出學校來。就便打算還去找一找幾個住公廨的朋友。跑了兩處，都說早走了。最後去看一個公廨裡住着的三個窮朋友，心裡想着，平常生活都成問題的人，大概總沒錢跑了。

剛剛向公廨掌櫃提起姓名，那掌櫃早瞪眼惡狠地說：「早不在這兒了。」

鐵民立刻一把拉住還要往下問的國雄回頭就走。

昏昏地在大街上跑着，電影院的大廣告還是五光十色地貼着，從前一樣打扮着的一些摩登姑娘們覺得更艷麗了。勸募救國捐的白布旗在到處街頭刷啦飄拂着。

國雄想起到一個會館去找一個已經有妻室兒女的從前

因為研究文學的興趣相同也常在一起的朋友周。擔心地問着會館的茶房，幸運地却是「在家的。」

朋友周見到他們熱烈地握了手。他底妻陳是認識的，而房裡一切也不曾改變：那陰暗和兩個小孩一個年老母親的煩亂。

朋友周問到他們關外作戰的情形。他們告給他那不忍着的流血和犧牲。

國雄又問到朋友們的事，周沒有答話之先，似乎有無限的淒傷與憤恨地沉默了一會。然後說：

「用不着詳細地報告啦，總之，生命寶貴的人們是跑了，就迎着從前嘴裡曾經激烈地說過要做戰士的都走了。沒有錢的，就仍然在這兒，有的是狠狠地幹上了，然而也不成，像王們三個現在却被請去嘗冰冷的鐵窗風味去了。還有的是被愛國這事逼得要死了，就如我們。」

鐵民震驚了一下，知道所謂王們三個，就是他們去公廣找的那三個窮朋友，就忙着追問「爲的什麼？」

「爲的什麼，還不是抗日，在天安門開抗日的羣衆大會，散了抗日的傳單，於是就被巡警綁了拉去了。」

「怎麼，我們不要抗日麼？」鐵民底臉漲紅着。

「胡說，我們是要有計劃的長期的。」周用俏皮的口

吻說着，「現在，別的許多事不是更重要嗎，所以談不到。」

誰也沒有跟着答上話來了。

沉默了一會的國雄，却轉口問到周自己被愛國逼得要死，是究竟怎着回事。

「喲，愛國，可真把人逼死了，」這却是懷裏讓孩子吃着奶的周的妻搶了說：「一天直直立在教台上五六點鐘，小學教師，一個月的薪水是三十二元，救國捐就扣去六塊多，這兒房捐救國捐，這兒那兒買零碎東西時也要抽上飛機捐，沒有半月就用了。一月薪水，現在却是教育局長發起的「小學教育界萬頂鋼盔運動」，要找東西當了去捐，也都沒有了。」

說完了話的周妻，因為牀上的一個孩子睡醒了在哭着，立刻站起來走過去了，國雄看着，那少婦底臉，是如關外戰地要落雪的天空一樣的陰沉。

鐵民是再不能問出什麼來了。

四

擠着睡了兩夜的，那陳科長爲他們特別找來的「張行軍木床」——當然，這比之在冰雪的前線有時幾日不能睡，有時即使得睡，也只在荒村裏老百姓家草堆裡縮腳縮手的

團一會，是要算做天堂的生活了——他們，多次地請求好幾位科長替他們向李團長傳達一聲，見他一見，李團長是仍然不會到過辦事處來。其實，在辦事處的幾個職員看來就都無事可辦。大家一天都在外面跑去，各人好像有些忙不完的事在忙着。

苦若從關外跑來的鐵民們，是要把在前線的冰凍裡沒有的槍支，沒有子彈，食糧不夠，更沒有救援的，五百多同志底苦若報告給團長請求後援的。然而預備着詳細敘說關外同志的苦鬥和怎樣被日本帝國主義底飛機和大砲，殘酷地轟炸，犧牲着的一切情狀的心，總沒有人來接受。幾個職員，每次給他們一提頭，他們就推說現在有事或用別的方法來岔開了。他們似乎沒有知道勇義軍的事的必要，報紙的消息從來他們也都並不注意。

陳會計科長每天就和，說是也是來參加義勇軍的女同志的，初到那日所見在西屋裏蜜絲丁，躲在西屋裏或是一同出去。和他們同屋的宣傳科長劉，却每天夜晚總要十二點鐘以後才回家。餘外的文書科長也不大容易見到。秘書張却說害着病，臉是病黃黃的，每天都要去看病。

陳會計科長和女丁同志在家時，西屋放蕩的笑談聲總使他們覺到如受了什麼屈辱似的。

昨天清晨國雄到廁所裏解手，看到遍地去了措紅黃的如鼻涕的濃液的棉花團，擔心和忿恨，讓他們心情煩亂極了。

昨晚宣傳科長劉紅着眼睛酒氣薰人地回來了，躺上床上就口舌含糊地罵人，似乎說，誰也欺負不了誰的，……哼，硬找了小陳這舅子團當會計……大家共同苦，有好處總不能欺壓人的……

他儘罵，鐵民他們却弄得整晚都失眠了。

國雄是不耐極了，午飯後直截了當地追問宣傳科長劉李團長底公館在那兒。

「你問他舅子去，」劉用手指着西屋，「他媽的，居然討了婊子太太，坐了汽車，住起公館來了。」

問陳去，是總問不出來的。鐵民生氣了，瞪了眼捏緊拳奔上去要打他，却被國雄拉住了。

究竟，宣傳科長劉嘴裡自己告訴出團長的公館來了，他說：「你們找他去，一天儘在家裏和太太抽大煙。」

他們剛要出門，衛兵却和一個年黃貨白臉的少婦像要打架般地爭持着。少婦要到裏邊去，衛兵不讓進去，說全都出衙了。

國雄問起，原來那少婦却是被日本帝國主義砲彈轟炸

後只剩半個身子死去了的同志謝血魂底妻。她已經知道了血魂底死了，她悲憤地罵着這兒享福的團長，她說現在無法維持生活了，要找他們給她想個辦法。衛兵却說，她來麻煩的次數太多了，科長們已下令無論如何不讓她進去的。

提到同志謝血魂，鐵民想到那被炸時殘破的尸體，一陣顫慄透過了他底全身。

「走，我們帶你去找享福的團長去。」國雄向那少婦說。

於是，他們就找到了那門前擺有兩架汽車的新紅門的團長底公館了。

門房說，現在老爺不會客。國雄告訴他，有很要緊的事必要見，他就回說，那麼等着吧。

在門房裡站了半點多鐘，再請求了那門房。門房才進去給通報。又過了好一會才叫他們進去。

客廳是很華麗的。從上房走來的李團長，已經幾乎平認識了。從前的灰布軍裝換了西服，從前勇敢撲霄的氣概的現在完全變爲「老爺」——從前的黑臉，也擦得香白的了。

鐵民只說了他們已到了兩天，別的且不報告，就提到

謝血魂同志底殘酷地被犧牲，和現在他妻生活怎樣不能維持，要請團長幫助。謝底妻也來哀求着。

團長手插褲包裡，慢慢地說：「同志們，你們試想，我們究竟能夠想什麼辦法呢？」

鐵民又提到他們怎樣看到謝同志英勇地帶領同志衝鋒奔朝陽城而被炸。

團長說：「謝同志英勇地犧牲我們是知道的，爲了我們的國家而犧牲，這是光榮的。現在這樣的犧牲是太多了。」

「噯，說光榮的犧牲，光榮，不能給我們一家當飯吃啊……」謝底妻淒傷地嗚咽了。

「這個，兩位同志你們想，我們能够管得到嗎？」
血的熱流迅速地滾過他們倆底全體。他們底心爆炸了。

剛要向團長爭辯的鐵民和國雄，却被搭搭從上房走到天井裏的兩位妖媚的摩登太太呼喚團長的話打斷了。

「鐵岳，還不快走，平安現在改的兩點開場了？」
個帶點鼻音地撒嬌般地叫團長，手携了一條圓胖如蛆蟲般的叭兒狗。

另一個斜斜用眼瞟了瞟這屋裏的人，扁扁嘴，撮一

撮瘦的肩頭。

在一個勤務兵威逼的眼光裏，他們走出團長家門時，汽車叭叭地已經開遠了，只看到後面擁隨着的一陣白灰。

昏亂地走着……冰雪的前線……沒有糧，沒有子彈，

……炸了一半的身體……光榮的爲國犧牲的戰士……生活沒有辦法……管不着……白白的手……斷殘的腿……暖火的火爐和鐵床……放蕩的笑聲……廁所裡的紅棉花……有好處不能欺壓誰……新公館底大門和那太太底嘴唇都一樣紅……關外幾百同志……三個人嗜鐵窗風味……飛機捐逼死人……從來只見飛機送來來往往的要人……總司令北上進一步抗抵……救援，管不着……

千萬個思念在他們倆腦裡跑過。

幾萬戰士底血和紅的公館門與女人底嘴唇與棉花，飛機捐逼死人和送要人的飛機，嘴裡說過到前線去的尊貴生命全早跑了，幾萬同志紅熱的血……國雄底思想現在凝凍在這幾個字而上了。

兩個洋車夫在胡同裡打架，一拳，一個掃在鐵民身上來，從悲苦的思想裡驚醒轉來的他們，聽到另一個車夫在

罵：

「奶奶。儘給我裝孫子……」

鐵民覺到一種彷彿針對着他們的又反令人痛快的嘲罵，說：

「媽的，咱們底血，是爲幾個人底幸福和爲多數人更加苦病而流的嗎？」

國雄放出光亮的眼睛來。看着鐵民，堅決地想着對於造成人種底殘酷的人，那鬥爭裏底血，無論如何還是應該流的。以後他臉上掠過了一種痛楚的掙扎，似乎囚犯要從窄狹的獄裏撞出！又似乎要清清楚楚神經、認真地來認識認識這發生着的一切。

「給我裝孫子……」那車夫還在大聲罵。

鐵民一脚把路上一個石子踢得遠遠的，心裡想：揍他媽的……帶着爽快清新的心情，立刻轉頭大步走進大街上流着的力夫車夫和步行在汽車走着掀起的灰霧裏的羣衆的行列裏去。

國雄緊緊握住他底手。

(完)